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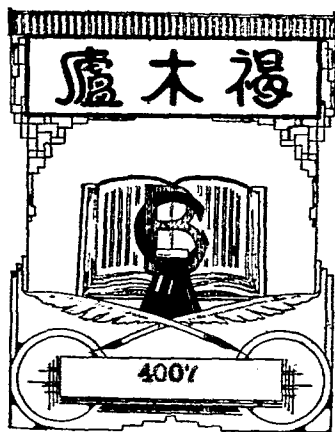
磐石和蒲葦

楊蔭深著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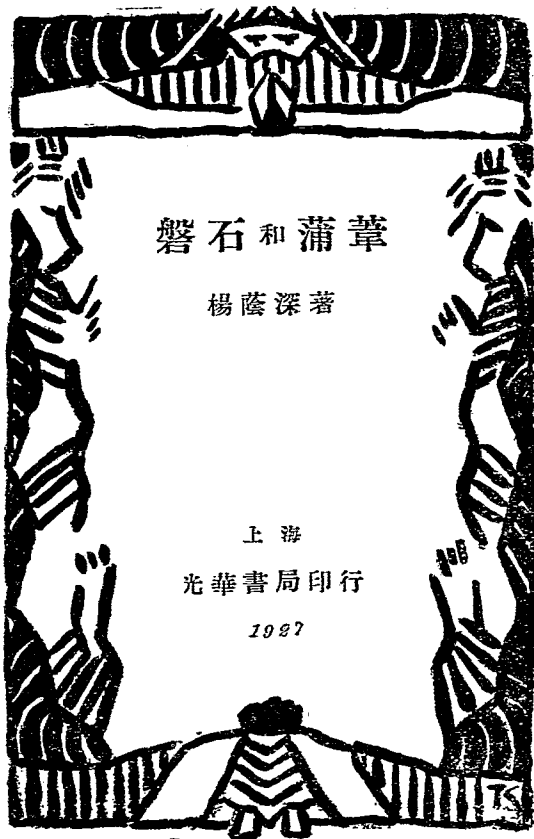
光華書局印行

1927



4007

MG  
7234.6  
510



3 1763 9957 8

# 磐石和蒲葦

蔭深作

### 劇中人物

蕭仲卿——年二十四歲。

蕭 母——年四十五歲。

蕭 妹——年十八歲。

劉蘭芝——年二十歲，仲卿妻。

劉 母——年五十歲。

劉 兄——年二十六歲。

張 媒——年三十二歲。

### 時間

東漢末年，建安時候。

### 地點

蕪江

# 第一幕

登場人物：

劉蘭芝 焦仲卿 焦母 焦妹

佈景：

蘭芝的臥室；也就是她的縫紉室。裝置得頗儉樸而整齊。靠右後方一張床，床前有桌子，擺着一盞油燈。前面中央一張桌，桌上有還未縫好的一件女衣。桌旁二圓鏡。中壁有窗門四扇，半開半閉，半遮以簾。窗下有桌，上放化妝用具。左壁一門，可通外廳。

幕啟時，蘭芝和她的小姑焦妹，就在中央的一張桌子處做工，蘭芝縫她姑的一件新衣，焦妹織自己的手套。



焦妹 嫂嫂！你告我這針織法吧！（以在織的手套給蘭芝）

蘭芝 （拿來敲了一針）就是這樣一針好了。——小姑！娘不是明天要到寺裏去進香嗎？

焦妹 是，媽說明天去了，還要穿你這件在做的新衣服呢！

蘭芝 這我早也曉得，今天無論如何，我總可趕緊做好的。

焦妹 自然要做好的。如果沒有的話，媽媽一定又要遷怒了；說是你不願意替她做。

蘭芝 這也你的媽太……小姑！你看我對她這件衣服，做得工細嗎？我不瞞你小姑說：我對你的媽媽和自己的媽媽一樣。

焦妹 （微笑無語）

蘭芝 你的哥哥不是說今天可回來嗎？小姑！

焦妹 我不曉得，聽說媽媽是這樣說。

蘭芝 那一定是回來了；娘一定是不會哄我們的。

焦妹 或許要哄你，使你空高興。

蘭芝 小姑，請你不要誤會！並非我對你哥哥來了是特別歡喜，我對你和你的媽媽哥哥，我都是一樣的看待。不過你們是常聚在一處，自然顯不出我對你們的歡喜。你哥哥是好幾年沒有回家，闊別重逢，不是我一見他就現出笑容來，就是你小姑看見了，也一定特別的親近，叫你哥哥幾聲。娘更不必說，自己的兒子，那會不歡喜看見他的呢！

焦妹 哼！不是對你說哥哥不好，哥哥比不得以前的哥哥了。他以前會親我的嘴，陪我到街裏去買我所歡喜玩的東西，和歡喜吃的東西。當他回家時候，的確，媽看見了特別來得歡喜，我看見他就連三帶四的不絕叫哥哥。夜裏媽和他談話，總起碼到半夜，常常我倚着哥哥的膝間睡着了。你想見在哥哥還會這樣親近的待我嗎？是，將這些的親近，再加上一些親近，都移到你嫂嫂的身上來了。媽媽着實也恨哥哥，因為他現在常常不肯依媽媽的話了。

蘭芝 小姑，請你不要見氣！你現在是比不得以前了。以前你還是個小孩，哥哥好親你的…

試問你現在還要不要玩具玩！我也相信你現在怕羞不願和你哥哥再到街裏會去買吃的東西了。

焦妹 一定說是要買吃的東西嗎？我歡喜別的東西，也可以買。

蘭芝 或許你的哥哥，因為你小姑年紀已大，對你再這樣是不好意思。恐怕你也不願要他和以前的一樣。

焦妹 這是自然，在街上我是不願再和他一道去像以前的了，不過他仍舊可以他自己去買些歡喜東西給我。

蘭芝 也請小姑不要誤會！老實說，我是斷不會叫你哥哥不親近你做妹妹的。

焦妹 (突然驚起) 哦！這時恐怕已經九點多了，我昨天和翠香姐約好，我們今天一道上東街去訪姑母。嫂嫂！我這一隻手套，就請你替我織織好吧！明天我還想和媽一道到寺裏

去燒香，這手套那時就要用着了。(遂將還未織全的手套交蘭芝)

蘭芝 啊！好小姑！不是我不肯替你織好，因為你的媽這件衣裳還沒做好呢！今天只够縫這件，恐怕還不及，要趕夜工。

焦妹 那末，夜裏也好趕。(偏要她織)

蘭芝 夜裏呀！夜裏除非今夜是不睡了。

焦妹 嫂嫂！你替我織好，我去了。(即向左門下)

蘭芝 唉！究竟是一個人，只有二隻手，辦不來二件事。也要體貼人家的一點苦情呀！

一天到晚，已經像牛馬般的幹苦工，難道夜裏還不好休息嗎？

小姑就是未來的媳婦，媳婦就是過去的小姑。爲什麼一個是這樣的高貴，一個是這樣的卑賤？唉！做娘的人兒呀！請你們不要看自己的女兒是女兒，看人家的女兒是不是了！究竟自己的女兒，將來也要做人家的女兒，人家的女兒也是以前自己的女兒。同樣的是女兒，那又何苦拿這種威風凜凜的

手段，來看待人家的女兒？你可想想，如果自己的女兒，也是受人家這樣的苛待，可不要心痛嗎？……（焦母輕啟左門上，蘭芝正在咕嚕。）

焦母（殺氣騰騰的）哼！你在說什麼？

蘭芝（驚立）哦！娘，……回來了呀！（以權放給焦母坐）娘！坐下來吧！

焦母 誰要你放權！你在咕嚕些什麼？

蘭芝 唉！娘！我沒有咕嚕什麼過。

焦母 沒有嗎？你還敢哄我！我明明在門後聽到的，你這窮家女！說什麼人家女兒？自己女兒？本來像你這樣貧寒的女子，配不上做我們富貴人家的媳婦。現在有飯給你吃，有衣給你穿，你還要想什麼？想看我的女兒一樣，這是你夢想了。

蘭芝 我沒有想和小姑一樣，我只有嘆自己的命苦，我又恨上帝，為什麼人間要分出貧富的階級來。否則，大家就都是同樣的看待了。

焦母 哼？說什麼上帝分得不公平。我正贊成上帝能把人間分出階級來。像你的話，除非人類將要淪亡了。你這夢想鬼。恨什麼天？怨什麼地？只恨自己的父母，不爭氣會做窮人。

蘭芝 唉！娘！我家裏固然是貧窮的；但是我們的人格却是不貧的。我相信貧是沒有什麼罪孽可以加到我們的身上來的。

焦母 哼！一個人做到窮漢，還說什麼人格。好笑呀！人格已在背地怒你的污穢牠了。乞丐有人格嗎？難道化子也有他的人格嗎？總之，一個人做了窮漢，簡直不是所謂人了。

蘭芝 唉！娘！你說話不要這樣的過火呀！像你說：富人是人，貧的都不是。我做你媳婦，不是有意要反對你娘的話，娘啊！我相信窮漢只要不去做強盜，劫掠人家的東西，他的行為雖卑鄙，他的人格仍舊一樣是高尙的。富家的斂賂納賄，惟利是圖，不顧人家是心血，是脂膏，一味可括則括，可搜則搜，只想

把富翁的頭銜，架在他身上以爲榮。像這般的人們，雖是富有，我想他的人格，早已墜落了；正如娘的所謂非其人了！

焦母 呵！好會饒舌，任你去饒舌吧！我看你有好結果？

(卽向左門下)

蘭芝 (目睜一會) 可是我又說錯話了嗎？哦！我曉得做娘的心了，她以爲富是天下極榮譽，極有勢力的了；所以他現在再比不得以前，驕傲心是起了，看見窮人向他借錢，一個也不肯給他，有時還要呵聲責罵人家。榮貴心是有了，她再也看不上我們窮家出來的人兒。所以我近來看見她，一不對就開口罵我，……

(焦母突開門上)

焦母 好！沒嚕嘛嗎？我罵你，我罵你，我是罵你，貧人是剛巧給富人罵；窮漢是剛巧給貴紳罵！你不要人家罵你，你還不如死了爽爽快。我不要再見你這種怨人不公平的人

兒，妄想平等，除非是你的心兒和人家去做交換。

蘭芝 死！死！……（以巾掩眼）

焦母 哭作什麼？夢想的人兒，該死東西！我相信死是可以做你唯一的安慰。普天下是個個都沒有像你這樣夢想的心腸；我想你還是到你理想的死國裏去吧！

蘭芝（聞言愈悲）唉！娘！你的心太……究竟貧窮有什麼罪惡，要受一般人們這樣的欺辱？

焦母 什麼是貧窮？什麼是罪惡？貧窮就是罪惡，罪惡就是貧窮。我可斷定，只有貧窮的會犯罪，罪惡是貧窮的伴侶，就是你的親同胞。你周身都有罪惡籠罩着，我說不完你的罪惡，我是不願把這種的人兒在我的家裏。恐怕我的兒子要被你所同化了。我的女兒，恐怕要被你所感化了。這正是所謂『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我恐怕我們一個好好的家庭，將要被你一人來弄壞了。你自己還不自認是罪惡，却要說人家來代替



你的罪惡。呵！我不遣你，誰來遣你，你好一個潑辣無賴的媳婦！

(焦母氣憤憤的復下)

蘭芝 吓！我不信窮人的不幸，竟一至於此。貧窮究竟有罪惡嗎？難道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就是我們一般窮人所弄出來的嗎？罪惡呀！你真是我們的伴侶，我倒要對你們勸導從善。可惜是你們都不願做我們的伴侶；是一般政客們，資本家的好友呢！真好，我們即使是有罪惡的，恐怕罪惡也不肯永久在我們的身畔；他正要親近那一般富有的人兒呢！

唉！她——娘是這樣的欺待我，這明明是看到我家裏貧窮的緣故；但是我們的愛，一定是要兩家平等的境况方才可以成立嗎？我始終相信愛是只要兩方的情願，是心的結合，斷不是有別的東西牽及的，更說不到貧富賤貴的階級來。我想娘是誤會兩姓間純潔的愛，要用家境來分配了。……

(焦仲癩突自左門上)

仲卿 我底愛！(即趨蘭芝面前)

蘭芝 (驚愕)你是那個？呵我底愛呀！你不是三年不見我了嗎？(即向前擁抱)

仲卿 唉！心愛的人兒呀！是，是足足有三年了，這是我賜你長期的監禁。

蘭芝 (不忍下淚)三年的幽禁呀！這是多少的眼淚去換來的！

仲卿 愛呀！還說什麼是幽禁！過去的一切，早已從你的身畔騰到九霄雲中去了。此刻就是我們歡樂的開始，你何必再把已去的傷心，一一現在你的腦裏呢！

蘭芝 唉！你那裏知道，你那裏知道我這三年裏的苦楚；尤其這幾天來，使我頻頻淚下的傷心事呢！(仍下淚)

仲卿 唉！歡樂的事，難道仍舊是不歡樂嗎？歡神呀！你難道戰不勝煩魔嗎？你為什麼把我們三年來重逢的歡樂，仍舊給煩魔占去？你太懦弱了呀！——心愛的！你這樣的悽傷，太把我歸來時一片的歡心，全把煩魔奪去

挨做不快了。

蘭芝 還說什麼歡樂？我固然知道你來時是多麼懷着歸鄉的熱忱，會晤的歡心，但是這一次，熱忱可變做了冷忱，歡心就是哀音了。

仲卿 哀音，什麼是哀音呀！親愛的！快講給我聽吧！

蘭芝 你那裏知道呢？從你去了以後，娘是一天一天待我苛刻起來；最近的幾天，她竟要想逼我和你分……離……（言訖更悲）

仲卿 （驚愕）怎麼？這是我的母親的主見嗎？她，她，她，她的老人家呀！恐怕是一時的遷怒吧？請你不要介意；我總是始終的愛你的。親愛的！我是永永的不會忘記你的！

蘭芝 固然，你是不會不愛我，忘記我；但是威炎的娘呀！她將要從中奪我們的愛了。你將怎樣辦？你將對她怎樣辦？

仲卿 她斷不會，我的母親恐怕是斷不會的。她的理由呢？她的理由是社會上所不允許她的。因為我們的婚姻，是社會所公認的；他

們斷不會說我們是不正當。所以任母親怎樣！母親無論如何是不會下這種毒手的。

蘭芝 哼！哼！不會嗎？是你的娘呀！她的理由是厭我家裏的貧，配不上和你結婚的。

仲卿 嘿！那有這種話？婚姻難道要用貧富階級來限制嗎？決沒有用一種資格來束縛的道理。我相信婚姻的成就，是愛的結晶，只要我們兩個都是願意的，經過了一番真摯的愛情就是了。還說什麼階級？爲銅臭而別相愛，那更是無理可笑的話了。

蘭芝 你的母親，正是像你所說的，爲銅臭而別相愛呢！……

(焦母突自左門上，怒氣沖沖的。)

焦母 (因其子在，說話還和柔) 仲卿！你剛剛回來，去用些飯吧！——臭媳婦，你丈夫到了，你竟不到廚房裏去做飯給他吃嗎？

仲卿 唉！母親！不要動怒！坐下來吧！我剛剛回來，還不要吃什麼東西。(自己起來，以襟給母坐)  
(蘭芝只默默含淚，旋以別椅放給仲卿坐，自身依桌旁)

焦母 動怒，這小家伙，真是使我層層的動怒。

(坐下)

仲卿 唉！母親呀！都是一家的親骨肉，又何必  
要動怒呢？我相信她斷不會違反你母親命  
令的。

焦母 不違反嗎？她不肯給你妹妹織雙手套，便  
是一個實例。

仲卿 母親！這點小小的事，那你也何必怒言相  
加呢！母親呀！我曉得你是厭她的家貧，不  
配做我的妻嗎？……

焦母 (冷笑)正是，仲卿！你可知道婚姻第一要  
重門第，弼家的女子斷不能和我們飯家相  
配的；第二也要重資格，你是堂堂的府吏，  
那好和那般浣衣出身的女子做配呢？這些  
都是我起初的害你，仲卿！我現在爲你的幸  
福打算想來追救我的前非。

仲卿 母親！不是做兒子的不聽信你母親的話。  
我不相信我們的婚姻是不妥當的；況且起  
初也是你母親替我訂的。到現在總算由相

訂而相親，由相親而達愛的境地，我們將從此可以走進愛的世界逛遊了。母親呀！我不信婚姻是由「戀愛」之外，還要加上什麼門第和資格的兩個條件。究竟婚姻是爲着什麼？是不是爲門第資格而結婚？不是的話，母親！那何必孜孜於這二方面呢？我是絕對的反抗婚姻要有門第和資格來支配的！這種銅臭的自尊，我是始終不贊成的。

焦姊 哼！仲卿！你倒會饒舌。我不相信婚姻是有像你所說的。如其這樣，做叫化子的，可以去娶千金的閨女了，試問做閨女的歡喜嫁那個下流的化子嗎？無論如何，我的意思已經決定。我不怕你不服從我的命令，你去想，做你娘的總是爲兒子好，那有來害你的惡意，你還不明瞭嗎？仲卿！你難道一娶了妻就不聽你娘的話了呀？

仲卿 唉！母親！我那會不願聽娘的話呢！我又那裏不知道你母親做的事是沒有些兒惡意呢？你母親的意思，我知道是因爲恐怕社會

上要笑我們。但是母親呀！究竟這是我終身的大事，況且我們的婚姻是正式的，不過差些門第和資格。若果笑這些的人們，我想他們是不知道婚姻是怎樣成就的，他們是懵懂的，只覺得婚姻是由了一個媒妁的介紹，門當戶對，資格平等就算是了。像這種的婚姻簡直是野獸的亂交。牠們只知道和自己相彷彿的就姦淫起來。像羽毛豐美的雀兒，一定不歡喜已經衰毛敗羽的相處。我們是人，是人就不應該來幹像非人的行爲。

焦母 甚麼？甚麼？哼！你竟罵起我來了嗎？（即起立，瞋目大怒，稚穉厲聲的說）嘿！我只是爲了你，不顧自己的辛苦，要想光大些門楣，使你將來可以多享些福，那知你這不肖的兒子，偏偏要這樣。好！我怕你們兩個嗎！我不怕你們幹不來事。任你去助婦言，任你去度快樂。哼！小家貨！我也不怕你現在有恃無恐，我誓把你離開我們這裏！你可想，有等人家，是不許像這種人踏上門閥的。好！你不

出去嗎？我定叫暴徒來逐出你，怕你的勝利會隨在你的後面。

(魚母憤憤而下。)

(此時仲卿又氣又悲，蘭芝愈其吸泣不已。)

仲卿 唉！愛呀！你不要這樣的心傷罷！我總是始終的愛你，我總是永生的愛你。……

(兩個都依着桌邊，蘭芝仍舊的泣着，仲卿用言慰她)

仲卿 哦！你怕暴徒來逐你嗎？你放心！你放心吧！是人，那一個沒有良心；他縱然來了，怕有這般的……強……分我們倆嗎？唉！親愛的啊！(言訖復自悲，靠近蘭芝的身畔)

蘭芝 怕不是，社會上這般人正是很多呢！目前的實例，就是你的母親，可不是嗎？我相信，我明白，現在的社會 只要有一樣『金錢』，何事不可爲。因此，他們的面目是改變了；連親人也變成仇敵。因此，他們的『良心』是換掉了；怕什麼幹出這種事來是不好的，是使人家心傷的。你難道還不知道？彌蔓苛酷昏黑的社會裏，這種人是有多多少少；都



是爲的金錢。惡棍嗎？暴徒嗎？這些都是下等人民爲錢的。軍閥們的肆意蹂躪，資本家的任慾搜括，這也何嘗不是爲的是錢。你看！他們的面目，已罩了一層透明兇惡的網了。他們的良心，惡魔已替他們換掉過了。你還想對他們說什麼發慈施善的話嗎？他們的目中是『金錢』呀！白白的，圓圓的，他們怕肯拋了來和你好嗎？

仲卿 啊喲！我真的是空想，夢想。萬惡的社會裏，究竟是視錢不視人呀！哦！我怕了，我真的怕那暴徒真要來強分我們了。可是親愛的！你始終不要忘我是愛你的！（以右手握住她的右手）

蘭芝 我那會忘你，我那會忘記你的愛我呢！但是我總奇怪，難道你們男子的力量，也够不上抵抗惡魔嗎？

仲卿 不是我自己胆怯，沒有勇敢的力量，沒有奮鬥的本領，委實，一心愛的啊！這裏不是我們理想的地方；這裏是發生荆棘的莽

原，是潛伏猛獸的深藪。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幸福，我們的一切，都是被那般人所管轄着。所以我不希望你再在這裏，這裡不是人類理想的樂境，是荊棘的轄境，猛獸的王國。我們不如去去去，去離開這裏吧！

蘭芝 去，去，去，可是叫我去到那裏？全世界上那一處可以容我們的兩個？遍地只有尖利的東西向着我的目中；到處都是咆哮的吼聲，把我的怯弱心兒，已經驚碎了。我現在只希望慈悲的愛神，導我們到歸去的一條路上去。仍舊的回復我們原來的故鄉吧！

仲卿 回覆我們的原路嗎？是，是，是。我們的確現在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跑去了。但是你還有你最親愛的母親，我希望你不要單單爲自己謀幸福。你母親是比不得我的母親，她是個狠和柔慈祥的老年人，她歡喜自己辛辛苦苦來度她的生活，她覺得人生的真意義，就是這些。我相信她——你的母親，是一定很愛你的，你去吧！你還是歸你母親的

地方去吧！

蘭芝 哦！忘了，忘了，我竟忘了我撫養我的母親了。母親啊！我想你斷不會認你女兒是仇敵，不肯留我的。

仲卿 心愛的！你就去，或許我們的理想有達到實現的一日。我希望你，希望你不要忘記了我！

蘭芝 唉！愛我的！這是那裏來的話？我難道會忘了你嗎？你好比是磐石的不移，我當比縷如絲的蒲葦。磐石和蒲葦，永生不相違。我們的光明已在前面，我們的理想已經不遠，只要我們一步一步的走去吧！……

(台後突然發出一種兇暴粗魯的聲音『你往那裏去』)

(仲卿和蘭芝，猝聞是聲，均相驚失色)

仲卿 (說話很顫抖，舌時與牙齒相抵) 怕……的是暴徒…… 來了呀？……

蘭芝 啊！我的胆已驚碎了！(即倒地，失覺昏去)

仲卿 唉！心愛的呀！壯……壯些膽呀！呵呵！母親呀！萬惡的母親呀！你爲的是我？……你

又爲的是誰？你這種兇猛的，強迫的，難道是爲我？我不願，我更不願，要勞你母親爲我這樣。幸福早已被你奪去了。自由也早被你佔據了。專講的是金錢，專講的是利害，難道婚姻也用得談金錢說利害嗎？我們是人，儘要用這些東西做什麼？抹殺人家的人格，自尊自己爲有理，良心的喪失，面目的兇惡，你來殺，想來殺死我們嗎？母親呀！你心裏一肚的『愛』，原來就是『殺。』好！把你的兒子當做仇人，把你的媳婦當做敵虜，來，來，來，來殺死我們，我們……

(台後復發一聲粗暴的聲音『你往那裏去』)

哼！哼！我的膽是碎了。你來……你就來……親愛的呀！你快快的醒來，愛神已經給我們一盞光明的導燈，快，快，快，快的醒來呀！  
(蘭芝漸蘇)

蘭芝 (醒來) 我道是已經到了我們理想的樂境了。去，去，去！

(台後又有一聲『你往那裏去』)

(仲卿，蘭芝，驚惶失措，滿面都浮着恐怖，畏懼，戰慄，張惶的神氣，幕速速下。)

——幕——

## 第二幕

登場人物：

劉蘭芝 劉母 劉兄 張媒

佈景：

就是蘭芝原來的家裏，一間小小的房子，四壁已烟薰得不成樣子。室內很是昏暗，簡直日裏做事，也需點燈。中壁和右壁，都有兩扇窗門，用着五花的廣告紙糊着。右壁下放着一張臥榻，榻上滿鋪破碎的棉被。中壁下一張棹子，上面放着油燈和另碎的傢伙。左壁一門，門已破扉。室內還擺二三張檯子和竹做的椅子。

幕開時，劉母挑燈坐着，正在縫補一件很破的布衣。嘴裏時時不住的向着上帝祈禱保佑。

劉母 呵！上帝啊！只要你能保佑我們，我們就是再苦些也願意。我是希望意外大禍的事情，不要發生在我家裏！

呵！上帝啊！你千萬的不要遣禍神和惡魔到我們家裏來！我也不希望福神和喜神到我的家裏來！我只希望上帝時時的保佑我們這樣平平的過去！……

(蘭芝右有外上，見母在，欲進不進，欲退不退，移時，決然進。)

(劉母年老眼花，只注力於縫衣，想不到她的女兒已經在她的面前了。)

蘭芝 (跪劉母膝前) 媽媽！你的女兒回來了。

劉母 (一驚) 嘿！是那個！是我的蘭兒嗎？(即放下在縫補的布衣) 唉！蘭兒！你難道忘記了你媽媽臨行時一番話嗎？……

蘭芝 媽媽！我沒有，沒有忘記了你媽媽臨行時的一番話。

劉母 呵！不肖的女兒，你還敢說沒有嗎？我相信，你一定又和你姥姥爭鬥了；不然，就是

和你的丈夫打架了。好！你真把你的老母氣死了。原來是白白的教了你做一場虛夢。

蘭芝 唉！媽媽！我實在是沒有違背你媽媽的叮囑。我那會和我的姥姥爭鬥；我更不會和我的愛我的打架了。親愛的媽啊！我忠實的告訴你吧！這是我姥姥叫我這樣做，我是不能不這樣做的。

劉母 我不信，我更不信你的話了。你姥姥叫你這樣做，這就是你的罪孽。唉！不肖的女兒，你真把你的媽氣死了呀！

蘭芝 呵！媽媽！親愛的我的媽媽啊！我因為恐怕你媽媽聽了這話是要過於悲傷的，所以我把這話隱藏起來。媽媽！你相信嗎？我相信你現在一定是相信了。萬惡的社會裏，這就是其萬惡之一，我的姥姥呀！喪盡了良心，兇狠的竟逼遣了……我……的了。（言訖啜泣）

劉母 哼！普天下難道再有像你這樣不肖的女兒嗎？唉！你好把我的心碎了。你一定，你又



何必對我隱飾，阿！還敢隱飾！（起立離椅）

蘭芝（伏椅泣，趨向其母）媽啊！你真的還不明白你女兒的話嗎？老實的說吧！媽！我希望你不要過於爲此而悲傷。（咬齒的說）媽呀！我的姥姥是厭我家裏貧寒，強迫我們兩個分離的呀！

劉母 呵！這話可是真的嗎？這話恐怕仍舊是你在誑我；我不信你的姥姥，做出這種黑心的行爲。

蘭芝 親愛的媽呀！你再不信，我是無言可說了。我除非死了，恐怕媽媽，是再不相信我的話是真的了吧！

劉母 哦！我的女兒，我現在相信你的話是真的了。天下真的像你姥姥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多少。我竟忘了，忘了人家也都是和我的心腸一樣。

蘭芝 媽媽呀！現在的社會裏，人心各如其面一樣，那一個是有相同的。

劉母 唉！是呀！卑惡百出的社會裏的人們，原

來是用不着猜度心便可以去預料的呀！

蘭芝 那末，媽媽！你更可證明我姥姥是有這樣的惡心了。

劉母 我相信，我真可相信你姥姥是有這樣的惡心。羨富厭貧，是一般人的通病，也何怪你姥姥一個呢！

蘭芝 呵！厭貧羨富，固然是人們都有這個壞心腸。但是以婚姻也要論羨厭，分富貧，我想是不可吧！

(到那時，劉母仍坐在原椅上，蘭芝也把就近的一把椅子坐下，母女相互說話)

劉母 那有不可以？像現在的社會裏，是說不到婚姻是要愛的，更不能制止他們富的不可厭我們貧的話呀！

蘭芝 唉！是了。總之是有錢可以做人。社會上的制度，都是他們所掌管的，他們是一切的主宰，要怎樣就怎樣，怕你無錢的人不服從他們嗎？

劉母 呵！我們生生的都是替他們做奴隸，一切

的自由權是剝奪了。我們只有唯唯的遵守他們的命令；全身的生命，也早已交給他們的掌中了。

蘭芝（突然憶起）哦！媽媽！我的哥哥呢？他到那裏去了？他莫非又到荆棘遍蔓的山裏去砍柴嗎？

劉母 是啊！你哥哥一早起來就去的。

蘭芝 唉！苦呀！此刻想已近午晌了，哥哥爲甚麼還不來？

劉母 大約再過一息就可以回來了吧！

蘭芝 唉！窮人苦得這樣，總究還沒有人憐恤呢！

劉母 哼！你不必說，他們還說是該苦的呢。屢屢你哥哥擔柴到街裏去買，你哥哥總想向主顧多討些錢，有的便因此說是『該苦東西，』『我不買你的柴怕會沒處買嗎？』『你不賤價，怕你的家眷要生生餓死了。』蘭兒！你想這種話，是多大的難受？窮人是有那個看得上眼，會憐恤你的苦呢。

蘭芝 再說很苦的轎夫吧！一般老紳士們坐了，  
還厭抬得不快 不穩，他們那裏知道抬的人  
是多麼負重不起呀！

劉母 還說什麼？總之自己生得命苦，只怪自己  
好了。

蘭芝 唉！

(劉兄扮着砍柴人的模樣，緩吞吞地從右上方)

劉兄 唉；母親！總算賣完回來了。

蘭芝 啊！哥哥！(起立)

劉兄 (驚愕)呵！莫非是蘭妹嗎？

劉母 唉！是你的妹子哪！

劉兄 模糊了，有些模糊了。蘭妹！你不是今天  
回來的嗎？

蘭芝 是，哥哥！我是今天，是剛剛來的呢。

劉母 唉！蘭兒你也可把你的苦衷告訴給你的  
哥哥聽聽吧！

蘭芝 是，我會告訴哥哥聽的。(坐下)

劉兄 (也坐) 你有苦衷？蘭妹！你也不妨對我說  
說。

蘭芝 唉！哥哥！我相信你是做夢也想不到  
的。……

劉母 (插入)這是天降來的大禍。唉！上帝總是不肯保佑我們的呀！

劉兄 唉！天降的大禍，是什麼突然降來的大禍？

蘭芝 大禍呀；就是我家裏太貧的大禍。我的姥姥就是厭我貧裏出身的大禍。

劉兄 哼！那有這麼一回事！？厭我家裏的貧嗎？

蘭芝 是呀！貧窮！貧窮！貧窮……

劉母 對啦！是我們的貧窮配不上他們的富貴，  
呀！

劉兄 哼！富貴，婚姻也要加上了一條富貴？呵！  
銅臭的階級！(憤憤的說)

劉母 管什麼銅臭？他們總自以為是有道理的。

蘭芝 我們做窮人有什麼話好講？他們的理由是理由；我們是什麼？我們簡直是等於狗的放臭。其實他們的話也何嘗是對；可是他們有『富貴，』可以做他們的護將和衛隊罷了。

劉兄 呵！呵！公理是淪亡了！公理是沒有了！資本家的嘴兒就是公理，任他們要說什麼，就是公理。兇是公理，惡是公理，公理究竟是在那裏？

蘭芝 但是，哥哥！你也何苦只怪他們幾個呢？我只恨有些像我們的人們，他們太把「富」看得像一件什麼極珍貴的東西了，因此來誠心的諂媚，他們情願把自己的人格墮落，當富的像活佛一樣。像這種的人們，真是要使我恨切到骨裏。

劉母 是啦！一般富貴的，也都是那一般窮鬼太諂媚他們的緣故。

劉兄 這是越諂媚他們，越使他們養成驕傲的自尊心理的緣故！

蘭芝 但是又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們是窮人啊！都是自己自作孽的。

劉母 唉！是啦！都是自己的作孽！

劉兄 一切他們的威權，統統都是我們給他們的。這好比是有刀不能自殺，要他們來

做我們的劊子手。來殘忍我們！來壓迫我們！……

(張媒自外上)

張媒 劉老兄！好也？——大伯母也好？

劉兄 是的，請坐！(以另一椅子放給他坐)

劉母 啊！原來是你！我們好許多時間沒見面了！請坐！

張媒 好！好！——噢！這位小姐可不是蘭芝妹嗎？(坐下)

劉母 是啊！她就是蘭芝。

張媒 哦！是蘭妹！我竟有些不認識她了！

劉母 蘭兒！他就是以前替你介紹的媒先生。  
——你去端些茶來吧！

(蘭芝應聲向內下)

劉兄 呀！張老兄！不瞞你說，我們那裏能想到的，你竟白白替我們介紹了一家親。

劉母 唉！是啦；你恐怕還不知道吧？

張媒 噢！什麼事？我剛剛回到家裏，我確實不知道故鄉又發生了一件什麼大案子。

劉母 是案子，是一件大案子哩！唉！……

劉兄 我老實對你說吧；你替我們介紹的婚姻，  
現在竟違背你初來的願望而決裂了。……

張媒 呵！那有這麼一回事？是幾時發生的呀？

劉兄 剛剛是這幾天；你來得正湊巧。

(蘭芝端茶上，分茶後，默默站在劉母身旁)

張媒 (凝視蘭芝一會，心有所失) 咳！可是真的嗎？

劉母 還不是真嗎？難道我會來誑你？

張媒 無論如何，決裂的原因 呵！除非是天上降  
下來的。

劉兄 哼！是天上嗎？真實的對你說吧！你看像  
我們自己，是斷不會把他們倆的愛情，無端  
來撒分的。

劉母 (急想說這句話) 是她的姥姥，遽然把貧富來  
當理由。

張媒 這是什麼話呀？這是從那裏來的話呢？

劉母 蘭兒！你姥的理由，快對他說吧！

蘭芝 我姥的理由嗎？她說的是婚姻要門當戶  
對，像我們的家庭，是配不來他們的。



張媒 那莫非是厭貧貪富嗎？人心原來是這樣呀？

蘭芝 固然個個人都有這種不道德的心理；但是假此來用到婚姻上面去，我想是不應該的。

張媒 是的，婚姻是不能判貧富的；究竟人都同樣的呀！

蘭芝 富的和貧的，不過是金錢上的地位關係。我們的人格總是一樣有的呀！

劉母 我們現在真是對你不起，虛費了你當初一番的誠意！

張媒 這算得什麼？我現在真對不起蘭芝妹妹了。我真的是罪魁，使她做了一個棄婦。

蘭芝 這是那裏來的話？我不恨你，我只恨現在社會制度的黑暗，把這種惡劣的習慣來造成，人道是淪亡，真理是消滅，我甚恐要將黑暗變做混亂。什麼是理智？什麼是高尚？和別的動物一樣的殘忍，有什麼和牠們不同呢？

張媒 真的，要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因其有理性也』的一句話抹煞了！

劉母 我怕上帝要發怒，吞沒這個劣惡的社會了。

劉兄 呵！可怕呀！可怕呀！一切的東西，都要網在恐怖之裏了！

張媒 我真的仍舊是對不起蘭妹，雖然你是不要我對你抱歉。但是我總盡我的力量，來贖復我的前咎。

劉母 那也何必，這不是你給她的恩物。

張媒 那不能這樣說的！總之，是我的起因。設使沒有我，或者沒有這場的大禍！

劉兄 那也說不定，天降的大禍。

劉母 呵！天降給我們的大禍呀！

蘭芝 什麼是天降，一切都是人爲的。殘忍，罪惡，欺辱，威逼，……是上帝賜給我們嗎？一切都是人們所弄出來的呀！

張媒 不必說吧！總歸是我不好，不知怎樣對你們道歉纔是？——哦！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可以贖我的前咎的一樣事情。也許從此可以把我的罪孽減輕一些。

劉兄 是什麼？你快說出來吧！

劉母 也不妨說給我們聽！

蘭芝 我真奇怪！我沒有說你是有罪孽呀！你有什么罪要減輕呢？

張媒 蘭芝妹妹！我希望你算我是有罪的吧！我明明白白的記得，當年我替你們介紹結婚後，這事被這裏府君聽到了，據說他的兒子曾經看到過蘭妹，不知如何的使他中了意，竟向他的父親要和蘭妹結婚了。可是當時因蘭妹已訂了婚，否則，一定遣媒來說親了。

劉兄 唉！後悔的事情，還請你不要提起吧！

劉母 這可真是蘭兒沒有福命；窮的只有窮的命呀！

張媒 請你們寬心吧！事實上我可以證明是用不着懺悔的。聽說那位府君現在正在打探，因為他的兒子直逼他的父親服從他的命

令。我又聽到誰說這媒的，有千金的賞格。  
我現在就想定蘭芝妹做了一個貢獻品去說  
親了。

劉兄 那是好極了！好極了！你可真有其事嗎？

張媒 難道我會來誑你們。

劉母 是真的，那是上帝真保佑我們呀。

蘭芝 媽媽！你說什麼上帝保佑呢？像張哥所說  
的話，那是我絕對的不服從，我不願已經愛  
上了一個人，再去愛別個；何況他是我從來  
不相認識的。

劉兄 這是那裏來的話，難道你還要苦苦做貞  
節女嗎？

劉母 守節固然也要緊，但是像你的可以不用  
守節；因為你已是被他們所遺驅了。

劉兄 我想你的丈夫是不會死呢。

蘭芝 唉！媽媽！你別再說我是你的心肝了！哥  
哥！你們那裏知道呢？固然我的丈夫是沒有  
死，正是他沒有死，所以我是永生不再嫁  
的。

劉兄 咳！那你又何苦？人們早已把你和他的婚姻離絕了。

蘭芝 唉！真實的告訴哥哥聽吧！遣我的是姥姥。離我們的也是姥姥，人們是斷不會當我們是離絕，我和他是結誓不別離的。形式固然是失敗了，我們的精神仍舊是存在的。

劉母 （突然想起）究竟像我們貧賤的女兒，那配得上做府君的兒子呢？我怕的是這一個顯然的『階級。』

劉兄 這裏用不到什麼『階級，』母親！究竟是他們要求我們的呀！

張媒 是啊！我想也不用再論到『階級。』

蘭芝 階級也不用說，守節也不用說。總之，是我自己的事情，由我自己管吧！我希望你們能夠依我這個小小的要求！

劉兄 唉！妹妹！難道做你的哥哥會來誤你終身嗎？我可以相信，如果你肯允許這場婚事，你自己不用說，安如天泰如地了。就是做你的媽媽哥哥，也不是比前榮譽得多嗎？你哥

哥無才，不能『顯親揚名，』現在全靠你妹妹了呀！

蘭芝 『顯親揚名』固然是做兒子的本職；但是親是要自己來顯名是自己來揚的呀！像這種是想借人家的餘榮算是自己在顯揚，那是我絕對的不敢贊同你哥哥的話了。

張媒 不再說什麼『顯親揚名』吧！我憑良心對你說；的確你家裏比較是貧些，若嫁了一位富貴家裏的兒子，這究竟是天帝的保佑你，難道你竟捨之不受嗎？我不信又有第二個人出來。

蘭芝 張哥！你的話我早就明白了，你所說的也像我哥哥的話。但是，我現在對你說，我是希望你不要來做無利可得，白白遭怨的媒人了！不然，你何苦對我們說抱歉呢？你可明瞭，婚姻究竟是愛的果實；父母是不能強配的，媒妁更加是不能強拉。老實說，古來多少的我們，爲了你們而自殺，又爲了你們而犧牲。你們爲什麼這樣黑心黑肺來幹這

種慘無人道的事情呢？我請你們放些良心  
吧！

張媒 (無言可答)那倒是……

劉母 既然是蘭兒先有誓約，那就照她的矢志  
吧！

劉兄 唉！母親！你們真的是沒有澈底一想呀！  
她守了節究竟是爲什麼呢？既經受了他們  
無理的遺還，我們和他們的事情早已一刀  
兩斷了；究竟她不嫁人又是爲什麼？怕的是  
永住在我的家裏嗎？

蘭芝 (領會劉兄的話)哦！我想到了。我理應要遵  
哥哥的命令，我那敢自專呢！

劉兄 哈！哈！好妹妹！你可真的允許我的話嗎？

蘭芝 我實在是不能不允許你。

劉兄 是啊！是要允許我呀！(斯時非常高興)

劉母 那也很好，就請他快些去作媒好了。

張媒 是的，老伯母！你可放心！那我就可以去  
了。

劉母 再過一息去也不慢。

張媒 家裏還有些小事，好的，下次再來吧。

(張媒向外下，劉母劉兄均起立送，蘭芝默默心傷)

劉兄 張老兄，這事全在你一個着力，請你注意些！

張媒 何說？自然是十二分盡力的。(下)

劉母 (仰臉看日) 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到灶間去用飯吧！蘭兒！來吧！

(劉母和劉兄向左壁門下，蘭芝移坐中壁下桌子旁的一張椅子上，伏案啜泣。)

蘭芝 (略仰頭) 唉！事實總不能符合我的理想呀！上帝啊！你太把我的目的抹煞到這樣的厲害。——哦！我差怪你了，其實你何嘗抹煞我的目的呢！

征服了，征服了，柔弱的我呀。總歸被他們征服了；征服得默默無話了。唉！像我這樣生而無能，世界上容了我有何用？

父母的心肝是如此，兄弟的心肝原來究竟不改變其遺傳性。只管自己是對，可曾想到人家的心腸不是你的心腸呀！何況爲的



是那個？（起立倚桌邊，若有所思。）

（雙手合，作哀求狀。）夫啊！我背了我們的誓了，……（台後有喊聲『來喫飯呀！』聞聲作惶悚狀）來了……來了……可慢些呀！媽媽！

可愛的我的親愛的啊！我背你了！我對你誓的蒲葦是斷了。你可知道牠本身是縲如絲一樣的，但是有只管自己有利，不想人家的悲劇的樵夫，竟一刀替我砍斷了。你想，我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呢？（台後又有喊聲『快來呀……飯冷了！』）

（此時蘭芝如狂非狂，如瘋非瘋，面部失色。）

事之不能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長嘆，幕斬下）

——幕——

### 第三幕

**登場人物：**

焦仲卿 劉蘭芝

**佈景：**

菜園的景緻；綠油油的，種着許多菜蔬之類的東西。幾株秦松漢柏，盤根錯節，異樣蒼翠。靠左一池，無圍障，池邊堆叢生着許多荒草。右側一門，可通劉家，門旁一石甕。

幕閉時，仲卿作下馬狀，然後蹣跚地很失意似的自右外上。

仲卿 (微仰頭) 唉！愛神啊，請你把我心弦的哀音，一縷一縷傳給她聽吧！我想她斷不至於有這樣硬的心腸，不願聽你替我所傳的哀音吧！…… (言訖四顧，瞥見石槌，即趨前坐。忽又不敢坐下)

是人間的陷阱嗎？我怕的是坐在這裡。(用目凝視四週一會。作驚駭狀。)

唉！可怕的神啊！你來了嗎？請你不要笑我，我是斷不會受你的欺騙的。(默想一會)

呵！可愛可敬的愛神啊！你為什麼總不肯把我的悲哀傳給她聽呀？…… 唉！請你不要用你些微的力量，去抵抗那可怕的死神呀！…… 我的生命之線，早已做縫你的外衣了！請你出些力呀！不要被牠生生的剝去呀！……

(台後作馬嘶聲)

呵！(即走向右下)莫不是被人盜了嗎？

(蘭芝輕步自右門出。)

蘭芝 呵！淒涼而悲慘的馬聲啊！驚碎了我的心靈了。（四顧）可不是他嗎？那我爲什麼沒有看見呢！莫非是我的眼兒，已被那馬聲驚昏失明了吧？……

（仲卿復斂步上）

仲卿 呵！還好，沒盜！沒盜！

（蘭芝見仲卿，又疑又惑。漸退至一株樹後。隱蔽不敢前進。）

仲卿 盜了，可真喪了我的命了。（回首瞥見蘭芝。作恐怖狀）唉！園裡的人兒呀！我相信你就是管理那個園的主人了，我請你恕我不問擅自跨進你的園裡來啊！（作揖狀）

（蘭芝即趨仲卿前。正是仲卿在揖時）

蘭芝 我道是那個？原來就是你呀！

仲卿 （抬頭一視）唉！唉！可真是我的親愛的呀？

蘭芝 是的。

（他們兩個相與嚶泣。）

仲卿 愛的呀！你你你……

蘭芝 依然是我的哥哥！唉，請你不要這樣的過

悲呀！我真的是辜負你了。

仲卿 唉！辜負，是你的良心呵！

蘭芝 良心，良心是我可以證明，斷斷不會辜負你的。我相信自己的良心總肯會服從我的主宰吧！

仲卿 哼！自己的事情，難道可以用自己來證明嗎？

蘭芝 不瞞你說，依舊是我的愛我的呀！你那裡知道呢？人心那一個不是趨向於富有的。我家裡有我的哥哥，我回家後，我的生命就完全交給他了，因為他是一家的主宰者，我可不能不服從他，任他要怎樣就怎樣，你想我可有什麼法子來阻止他？他現在居然爲了他自己的羨慕，逼我重嫁了。那我又是怎樣的拒絕他呢？究竟我們的力量，是敵不過你們男子的呀！

仲卿 你的力量啊！我不曉得你的力量是不肯和你的矢志相並行的！自己發了誓，我相信自己有這力量方才會發誓的。呵！誓是不是

一件馬虎隨便的事情呀！

蘭芝 哥哥呀！老實說，我的力量斷不會不肯服從我的矢志去做的。但是，你試想，像我獨自一個歸了家，靠衣的，靠食的，還有靠住的，都是靠着我的哥哥。我父親早已亡去，母親又是年老力衰，一家的支持，只靠他的一人兒了，並且我家裡又是清貧赤窮；我相信他逼我再嫁，他是爲的是錢。有了錢，我想他斷不至於逐他親愛的妹妹吧！

仲卿 呵！錢！錢！錢！唉！都是爲的錢，

蘭芝 你媽媽也何嘗爲的不是錢，要逼我遣歸？

仲卿 唉！都是爲的錢。哦！我知道了，像你的哥哥，是應該可以這樣幹的；因爲他沒有經濟可以奉養做他妹子的你。

蘭芝 不是故意說你媽媽的不是，實在的，她對我一些沒有什麼的好處，但是他偏偏害了我們到這樣地步。傷心啊！我們逼遣時的悲慘。

仲卿 心傷的往事，休再提起吧！現在讓我問

你：你別後的情況？

蘭芝 和你別後呀！可說是受盡了人間的痛苦。  
自己的孤寂淒涼，和外面人家的冷語嘲笑，  
你想！自己怎能安慰自己呢？

仲卿 唉！我辜負了你，我害了你。

蘭芝 初歸的時候，母親還以為是我失了婦禮  
遣歸，就百般的罵我不是，外面的人們，也  
更加你齒我說。總之，社會上都已對我如臨  
大敵，一個也沒有知道我心裡的哀音呢！

仲卿 人間的嘲罵，是最難的聲辯。但是你的母  
親，我相信她一定是能了解你女兒的心裏  
的。

蘭芝 是的，她後來總算破我苦苦的聲辯辨明  
了。但是我已得罪於我的母親了，因為她竟  
爲了此，把她平時怡樂的神情變更了；她現  
在的臉上，只有悲愁與憤恨。這全是爲了我  
一個，使她已是強弩之末的老人家，還總沒  
有怡樂地享她的老年。

仲卿 那只有你現在時時的安慰她不要過悲



吧！唉！都是我們母親幹出這種如洪水猛獸的事情來的不好。

蘭芝 我的哥哥，也是爲了這個，真也氣得沒話，他只有滿斛的憤恨，時在他的面上旋轉着。

仲卿 唉！可不是他要你改嫁，也爲的是出他這股的憤恨嗎？

蘭芝 也許是的。當一個從前做我們介紹姓張的來時，他就把他一肚的憤恨，統統的像紡紗似的紡給他聽。我是不知道他的，恐怕他也在別個——是他所認識的朋友中，常常當做他們的說話資料呢。

仲卿 唉！憤恨的事情，不講出來就要悶死你的心了。因爲憤恨是只有向外洩的，牠斷不願意快樂，會深納我們的心中鎮定的。也難怪你的哥哥，要對衆宣示我母親的強悍。無道呀！

蘭芝 後來，張媒因我哥哥的唆使，竟說起我的改嫁。

仲卿 唉！事實上是不能不使你再嫁了。

蘭芝 這是我也不曉得，事實上說是有的。就是這裡的府君的兒子，說是託媒要來娶我。

仲卿 (驚愕) 吓！碩大的頭銜，嚇死了我的胆兒了。我們的相會，恐怕就是今朝的此刻一息時了。(自悲)

蘭芝 咳！你說的是什麼話？我自信我的精神，是隨時隨地在伴着你的。我的生命，已是你的一樣了。現在我的肉體固然將要被那深居高拱的人兒佔去了，但決斷不至於肯把我的精神也交給他。他不過是有威權的兒子，做我們的不能不服從他的命令。況且我的哥哥強逼遣我再嫁，我是處於必不得已的地位吧了！我們的相會有期，你那可說是永生沒有了？

仲卿 精神上的安慰，固然是甚於肉體；但是單說的是精神，究竟精神是無形的呀！不見你的人兒，縱欲安慰，可是我從那裡可得安慰呢？

蘭芝 唉！放心吧！哥哥！事實上我們雖然是沒有可以重會的餘地；但是，我們倆的情緣是永遠不會斷的。我始終把你當作愛我的哥哥！我是永生的不會把你忘記；除非我已失了知覺自己沒有主宰的時候。

仲卿 但是你啊！你現在都不要爲着我，你前途正有你美滿的幸福，我正要賀你！我正要祝你！磐石依然是厚而且方，蒲葦的紐總被人們割斷了。是的：蒲葦雖紐，畢竟不如磐石的堅硬！火焚難燬，水衝難剝。刀不能破，箭不能穿的呀！

蘭芝 呵！你說那裡來的話？蒲葦雖斷，究竟還可結聯來的。我們只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氣，怕的牠斷了粉碎，也能連成一線。磐石是可怕呀！一經匠人的鑿，立即就把左右分開，這就難再湊合了。我希望我們都有蒲葦一樣的精神，任人們百般的玩弄，我們始終是可連結的。

仲卿 呵！磐石縱然是要分開；但是牠是永生自

已不會轉移的。我的良心只要是能始終如磐石，我怕你還不信我的心是早已堅定了嗎？

蘭芝 好！愛我的！我們只要大家都有堅忍的心腸，都有着不違的主旨。人生不過是有限的光陰，我們的靈魂，是可說千古不滅，我們的快樂正在前面。我們的幸福也正在那邊，只要我們各各都有勇往前進的精神，難怕我們的目的會無形中的消滅嗎？

仲卿 前途是光明，光明在前途，不過最可怕的是這一條前進的棘路呀！

蘭芝 棘路，只要我們有勇氣，那怕什麼是棘路？我們的手就是刀，我們的足就是槍。進一段，就斬除一段；也讓後來的人們容易的跑去。

仲卿 對啦！我們究竟要做我們自己所理想的先鋒隊呀！只為理想，而不會實行，那也何苦用那腦子的苦思痛慮呢？

蘭芝 但是，始終是我的哥哥啊！我們現在都有

勇往的精神，熱烈的情感，我們理想就可以立變為事實。我們前途的幸福是正無限無窮的呀！我們都知道肉體上的快樂，是不過極短的一剎那間。我們是要謀我們千古萬世，永遠不會有斷的快樂呀！

仲卿 是的，犧牲了我們肉體上的快樂，就可以換得我們永遠無窮的幸福。我實在是太愚笨了，我竟忘了這些，生生的只想求那種不過一剎那間的獸慾式的快樂。呵！只顧目前，不顧將來的我啊！

蘭芝 這也難怪，那一個不是以為愛是只有肉體上的快樂。只求肉體上的享樂，却不管到什麼精神上的安慰。我願我們不要摹仿他們那樣污穢的相愛，我們是要始終的久持啊！

仲卿 久持，永遠的我們的相愛啊！我現在不再賀你有高遷，祝你有幸福。我只賀我們的凱旋，我只祝我們的成功。我們唱吧！唱我們的凱旋之歌，唱我們的成功之曲。

(此時兩人面上現着很快樂的笑容• 並着肩唱歌• 最好台  
後有西洋名曲的留聲機器。)

仲卿蘭芝 (合唱)

凱旋兮成功，  
成功兮凱旋。  
光明之使已在途上引導我們前進，  
幸福之神已在面前歡笑我們成功。

沿途的棘芒，  
可以用我們手來當刀；  
遍地的蛇蠍，  
可以用我們的足來當戟。

那怕是惡魔在前作梗，  
那怕是兇漢在前阻攔；  
只要我們有前往的精神，  
只要我們有奮鬥的勇氣。

愛是夫婦的條件，

夫婦是愛的結晶。

我們不希望只求一霎間肉體上的快樂，  
我們祇希望永遠得到靈魂上的安慰！

凱旋兮成功，

成功兮凱旋。

光明之使已在途上引導我們前進，  
幸福之神已在面前歡笑我們成功。

蘭芝 呵！我們是成功了！

仲卿 呵！我們是凱旋了！

蘭芝 呵！向前跑啊！

仲卿 呵！向前跑啊！——但是，慢一些！我們的  
勝利之歌固然是唱過了，我們還要唱一種  
希望歌。我們希望和我們同樣被壓迫的我們  
聽了我們的歌聲，也許可以得到一些些  
的安慰吧！

蘭芝 好！讓我們再來唱！

仲卿蘭芝（合唱）

父母呀！

你們總也可知道：  
愛不能強不以愛爲愛，  
愛也不能欲愛而不能愛。

婚姻是愛的果實，  
你們不能當牠『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的  
一件平常事情。  
你們也不能當牠只要有『門當戶對，資平  
格等』的條件就算了事。  
你們更不能當牠『說聘錢』來做一件營利  
的事情。

許多和我們一樣被壓迫的人們，  
都是爲的是你們，婚姻沒有經過愛而犧牲，  
都是爲的是你們，戀愛不能自由而厭世。  
你們想，你們這樣殘忍的心意算來是愛我  
們嗎？



父母呀！

你們再不要說這是歷古以來的禮制！

你們再不要說這是普天下都是這樣！

你們可想到的，多數人的贊同未必就是對  
了呀！

仲卿蘭芝 呵！呵！唱好了！唱好了！

仲卿 呵！現在讓我到家裡去和那殘忍無人道  
的母親作別吧！

蘭芝 好好！你就去。

仲卿 呵！我們到那我們理想的樂園裡重見吧！

蘭芝 我願你不要違背我們今日的盟誓。

(仲卿向右外下)

蘭芝 唉！親愛的媽媽！我現在就在這裡和你告  
別了。我真辜負了你老人家希望我登高堂  
來滿足你們欲望。但是你那和你的女兒心  
裡受着多少的苦衷，不能對你媽媽一一痛  
訴呢！媽媽呀！我現在就在這裡澄清清的池  
裏，去尋我理想的樂園了，請你千萬的不要

爲了你的女兒而悲傷！媽媽呀！以你的慈愛，你現在也應當祈禱一聲我們的快些成功吧！你不要再聽哥哥的話以愛我而來害我了。好！媽媽！情使已經笑迷迷迎接我快去了，愛神已掌着燈來引導我去了！媽媽呀！我們永別了吧！永別了吧！（即向池中跳去。還聞低微的語聲）媽！……恕我……快去了！

（仲卿復自右外奔上）

仲卿 唉！唉！是那個？是那個？平清的池水，一忽兒爲甚生做兇浪怒濤了？（語聲頗喘急）唉！唉！莫非是我的親愛的嗎？愛的呀！真的是你嗎？你……你死了嗎？你投水死了嗎？你爲甚麼這樣的心急，不告訴你的哥哥而先去呢？……

（頭微仰起）唉！母親！做兒的今日要和你的老人家訣別了。你兒子的死不是爲別的死，都是爲的要想增進自己的幸福處于不得已的緣故呀！你莫怪鬼神在作祟夭折你的兒子！人生是什麼？如果人生已經抹煞

了一切的幸福，那就是無再生之必要。做你的兒的也正是爲了此，所以在這裏和你媽媽訣別了。我死了以後，你不要說我是大家子，不要爲婦而殉身！你老人家可知道古今中外爲愛而犧牲的有多多少少？我願做個爲愛而犧牲者，我是不希望普天下和我同情的看做榜樣，我是希望做我們的父母們，看到了我而覺悟！多少的我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垂死而待斃呀！母親呀！你也不要再說起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了！究竟人家一個好好的處女，不要再喪盡你的良心去幹這種殘忍的事情了呵！我也好跑去了，我去吧！我快去吧！（以身上所束的衣帶，掛在一株古柏的桠枝自縊）母親！我去了！（死）

聲音 好一對爲愛而犧牲的。

—— 幕 ——

十五年六月廿日午後脫稿於上海。

1927, 11, 付印

1928, 1, 出版

每册實售大洋二角

